

朝阳随笔

石油人的老家在哪里

宋 峰

填表的时候,“籍贯”一栏总是让我百感交集。笔下填填的是湖北鄖西,可出生地却是鄂西渝东,而且父母皆是在大西北出生、成长的。写鄖西,是因为从小被石油人的祖父辈告知,那里是我的老家。

字典上,对“籍贯”一词的概念是:祖居或个人出生的地方。可是这个被称为我老家的地方,直到2021年秋天,67岁的父亲才第一次见到它,而此前我们只是不断地听到它。年少时,就从老家去大西北当兵的爷爷,在石油第一师做驾驶员,与本地人的奶奶在大西北组建家庭。

20世纪60年代,爷爷带着一大家子去江汉会战,本以为能离鄂西北的老家近点,却在鄂西南一待就是一辈子。所以最初听到的都是爷爷转述给奶奶,爷爷去世后奶奶再转述给我们的最初印象:和鄂西一样的大山区,盛产土豆和芭谷。没有照片,没有任何影像,更没有祠堂,这让人很难想象老家的模样。这个老家有些陌生和遥远。

这个秋天,老父亲证实了它的存在:父母和姐姐一起,自驾去了老家。鄖西——我有点陌生的老家,印象中仿佛是传说说的地方。然而它真实存在,父亲回来告诉我,那里有老旧的城墙和新建的古城,毗邻陕西与四川,南临江汉流域,北枕秦岭山脉,素有“秦楚咽喉、天子渡口”之称。

古城的周边有些低矮的民房,斑驳的院门,屋檐上摇动的枯草,门前有些老人在门口坐着晒太阳。父母打着着祖辈人的后代和名字,紧张期待,又似有些失望与失落。最后终于打听到隔房的亲戚,也已年迈过世,后代人早就搬到城里,没有回来过。

“走吗?”“走吧。”父母虽然这样说,但仍不断张望着,似乎那里的每一帧画面也不舍得错过。走到一条并不宽阔的小河旁,父母远远地看着古城周边的风景,姐姐拿来袋子在小河边捡起石头来,不同形状、颜色,只要自己喜欢就可以。她说回去了放在花盆里,告诉孩子们,这是妈妈老家河边的石头。

父亲则是拿起另一个袋子,和母亲默默捧起了河边的黄土。他说去扫墓的时候可以撒在爷爷奶奶的墓前,这可是老家的土。父母这一趟老家之行后,虽然没有找到任何亲人的线索,却收获满满,因为这种仪式感让他们在有生之年能够去“寻根”,也是为了能给我们这些填写“鄖西”做籍贯的后人一个交代。

孩子的籍贯是跟随我的妻子,但比我幸运的是,妻子的四川老家很近且有很多亲戚,也一直有来往。带着孩子回老家的时候,看见她有那么多家人疼,我就很羡慕。

那我的老家呢?我后来不觉得籍贯就是老家,凡是我日思夜想的地方都应该称作老家。实习时候去了清河,在齐鲁大地一待就是6年。后来在朋友圈看见,曾经的生活基地因为集中居住被夷为平地的时候,我还哭过呢。因为那里是自己洒下青春汗水、留下美好初恋回忆的地方,总想有时间能回去看看,但这一推简直是没了指日。

在江汉学习、工作8年,时常想念那里的朋友、同事、师长,想念那方水土,我想应该也能叫老家。去年国庆节的时候,涪陵气田累计产量突破400亿立方米,我也可以骄傲地说我在涪陵奋斗过两年呢,现在妻子还在涪陵工作,也就是我思念的人儿还在涪陵呢。

那么,石油人的老家到底在哪里?我想歌里早就给出了答案:哪里有石油哪里就是我的家。

散文

瓊 宇

在胜利油田纯梁采油厂梁南管理区的干部职工眼中,石油的颜色是绚丽多彩的,是五光十色的,是有生命和灵魂的,更纯净、更艳丽、更动人。

就像纯梁采油厂绿色企业建设宣传片里说的:“在我们眼中,石油是蓝色的,意味着清澈和纯净,是看不见的可能。我们的每一次尝试都为探索更好可能而努力。在我们眼中,石油是绿色的,是细腻的工笔画,精雕细刻出‘一江春水,两岸青山’。我们每一次创新,都为实现梦想而延伸。在我们眼中,石油是红色的,是鲜艳的工装,流淌的血液,不改的初心……”

这些色彩缤纷在梁南管理区的各个角落,可视听、观看、触摸、拥抱、亲吻、体味、感受。

长廊上的红色三角梅

纯梁采油厂向东,约3公里,220国道北侧,四周被村庄和田野环绕着,已经是一个温馨的花园。与周围的村庄、田野融入一起。

我看着正对着大门口的青山壁画,心生感慨:这不就是“金山”吗!

我去的时候是初秋,梁南管理区院子里的法桐还高大葱绿茂盛,擎着

伞样的头颅,似乎刚刚经历过春天的滋养,树枝像新发的,闪着油亮的光芒。树顶上空的蓝天拔高了自己,白云游弋从院子上空悄无声息地走过。成群结队羽翼雪白的鸽子,围绕梁南管理区一圈一圈地飞翔,哨音缭绕在高空,似乎这里已经是永久驻扎的家园。几只褐色羽毛的鸟儿竟然在法桐的树杈上生儿育女繁衍后代,无论我们在树下怎么“喧哗”,它们都一动不动。可见梁南管理区生态之好。

职工工作累了,在绿底红边的塑胶球场上漫步或者打球,高大的法桐拍着“手掌”,树下姹紫嫣红的马齿苋花摇曳微笑做忠实的观众。柿子树举着沉甸甸的果实列成了红色的战队。那是由五个颜色的废旧轮胎做成的花圃,里边长满红、黄、粉色的大花月季。那些花朵盛开的无拘无束,馨香四溢。

办公室长廊上的红色三角梅让我流连忘返,驻足凝视。三角梅第一重花语是热情,坚韧不拔,顽强奋进的精神,仿佛是石油人的化身。地上地下,区里区外,这种精神无处不在。

文化墙上的绿水青山

“滴滴高效,油藏可持续”“井井有绿,梁南高质量”“一滴油一份清洁责任,一口井一处田间美景”“每滴油

含绿意,每口井蕴生机”,这些绿色宣传语不但美化着墙壁,而且存在于真实的生活里。

车棚里整齐悬挂的井站扫帚,有序排列的自行车电动车,墙上为职工充电用的智能电动车充电桩,备好的纸巾和湿巾,还有四个一体的垃圾分类箱——梁南人的垃圾分类,环保意识可谓细到了骨头缝里,无可挑剔。就连一个易拉罐开口器,陈军尚书记也接了过去,放到了不可回收垃圾桶里。在梁南管理区的食堂,我用手摸了他们的抽油烟机、灶台、桌子,不但没有摸到油污,连尘埃也没有摸到。

转过办公区,白墙红瓦的平房面南背北,法桐树苍翠茂密,废旧油管焊制的晾衣竿上鲜花飞瀑,惬意悠长。长廊北边就是梁南职工的宿舍区。让我没想到的是,在外人很难看到的“后方”也处处绿色。被褥洁净、折叠整齐,床头有床头卡,卫生有责任人,水龙头旁边有节约用水提示,宿舍门口有垃圾分类箱。

长廊尽头,一片风景区展现眼前。墙上一幅水墨画南北延展,蓝天白云碧水青草,一家三口各具情态。欢声笑语从画面上传出,向四周扩散。水墨画下面一个白色栅栏围成的小草坪呈现勃勃生机。蓝孔雀的雕塑扭着细长的脖子,翘首以盼。由废旧油管焊制的鸽笼,红白相间,几只白鸽在笼子里对望交谈。一排鹅

卵石的小脚丫在草坪上延伸着。陈书记告诉我们,鹅卵石下的铁皮脚印也是职工利用废旧铁皮焊制的,是梁南人低碳环保、废物再利用的实际行动。所以这不是一块普通的草坪,这是绿色意识的延展,绿色目标的实现。

“虾池保护战”上的红色身影

提起两年多前的台风“利奇马”,至今仍然胆颤心惊。它像一头凶恶的豹子,张开血盆大口,一路摧枯拉朽。难以想象,梁南管理区的党员干部职工和它展开的那一场空前战斗的“惨烈”程度。这一场战斗的最终目的就是为了保护一尾鱼虾。称为“虾池保护战”。

梁南管理区有七八口油井周围都有养虾池。虾对于水源的要求极高或者说极度敏感,稍有污染,农民一年的收入就会付之东流。

与“利奇马”在虾池跟前直面交锋的是梁南管理区的一支党员突击队。“利奇马”打湿他们的衣襟,把他们的脸打疼,又把冰凉的雨水灌进他们的工衣,甚至把他们打得像一棵草木一样,吹来打去。但是他们手握铁锹、手电,像一棵棵采油树一样,稳稳站立在井场,垒砌土台、装沙袋,又将控制柜抬高,将管线做防水包扎。他们就是石油战士,坚守井场的阵地,

不让井场的一滴水流入进虾池,不让井场的一滴水接近一棵草木。

第一次垒砌的高台很快被“利奇马”摧毁。24小时随时待命的他们,便从监控室里揉揉生疼的眼睛,穿上还没有干的工衣,冲向井场抢险。七八个井场上,晃动着一些红色的身影,坚毅刚强,像不倒的树。他们蹬着齐腰深的雨水,重新装沙袋,堵漏洞。闪电照着他们的身影,照出明亮的眼睛和坚定的信念。他们如此顶风而行,只为阻止井场看不见的沉积物。环境风险管控是企业绿色建设中重要的一环。我到过几个井场,干净整洁,取样的管口还带着一个防漏的塑料瓶子,没有发现一滴泄漏的石油。

采访的这天,我特意到井场周围的虾池看了看。那些虾池成正方形躺在井场周围,平静安详,波光粼粼,褐色的虾米自在地游泳,时而蹦跳。虾池周围的草木尚且茂盛,一棵干屈菜对着瓦蓝的天空挥动长长的紫色花穗。几个红工衣在虾池周围走来走去,一脸自豪。

出梁南之时,霞光铺满天空,长廊后面栽植于1968年的那棵巨大的法桐挑着温暖的霞光,叶片闪烁摇曳,一派祥和之气。办公室东南角的一株文殊兰兰花开洁白,围拢成一个圆,特别像一些“石油人”手牵手跳圆舞曲。走出好远,我依然能感受到这圆舞曲的优雅和节奏。

诗歌

孩子，把我的背给你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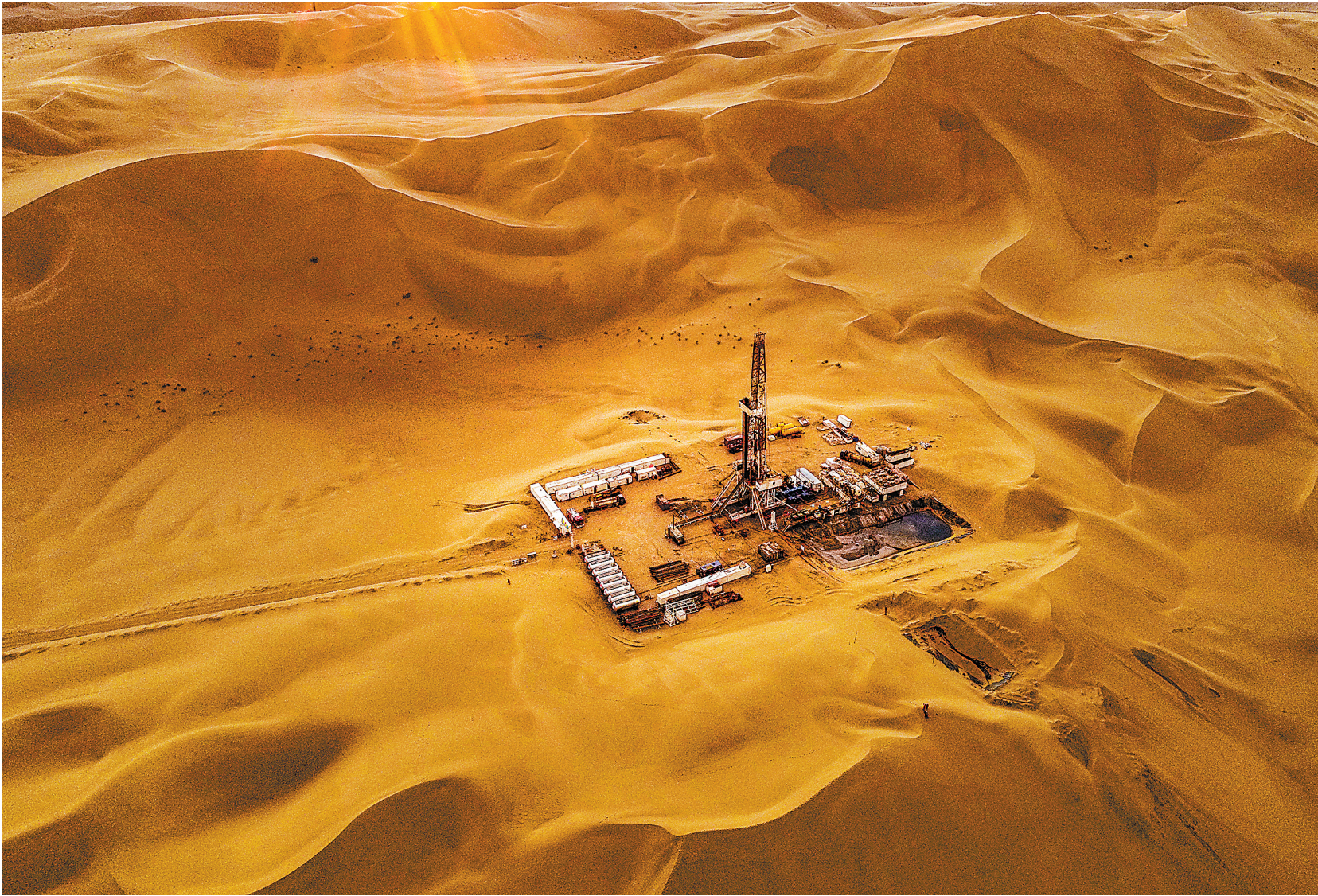
甄 诚

孩子,把我的背给你
这会是 你走过最容易的路
也会是你生命中一闪而过的路
但我们都要相信
这将是不可思议的快乐时光

孩子,把我的背给你
这是父亲,不曾拥有的记忆
你的欢声与笑语
你的哭泣与小忧伤
还有雨中奔跑,湿透的你
都趴在我的背上
我驮着,背就是温暖的
我驮着,幸福将驱逐孤独

孩子,把我的背给你
以双脚为坐标原点
在我有限的坐标系里
垂直,倾斜45度,或与大地重合
所有的姿势,我都心甘情愿

孩子,把我的背给你
让这段短暂、最容易的路
成为你今生出发,和回来的理由



大漠鏖战

马洪山 摄

散文

三角地的灯光

曹 俊

塔里木入冬的夜,一般是从19时开始的。夜色和风吹被寒冷冻在一起,空气似乎也变得黏稠,让人想起梵高的星空。轮台往南通往库车的公路进入戈壁70多公里之后,有一条岔路通往西北油田塔河基地,以两条公路交汇点为中心形成了一个大三角。人们在大三角的公路旁边建起一条街道,街道无名名,一个城镇的雏形慢慢形成,牙买哈镇在这里设立了社区管理机构,人们称这片区为“三角地”。

每当晚霞褪去艳丽的色彩,三角地的夜色便被灯火点亮。在霓虹灯五光十色的闪烁里,街上弥漫着的腾腾热气,夹带着南北饭菜的香味。只有一条独街的三角地,却是距大漠里的石油人最近的繁华和时尚之地。它簇拥着50多家大大小小的饭馆、10多家小型超市,物流宾馆、餐厅发廊应有尽有。各个店铺的名字都十分气派,诸如油缘宾馆、万家超市、川香大酒店等,但那份蛮荒之地的酸败和简陋,又岂是气派的名字能遮盖的。

从沙漠深处乘坐皮卡的石油作

业人,眉间的白霜在路上的时间已经化成水渍,但那一身沙漠里的寒气却让人停留在“发木”的状态。从饥饿和夜色里赶过来,他们会点上一大碗面或者一大盘手抓饭,几个人头碰头地围坐在一起,头不抬、话不多,美美吃着。而在他们中间,也总有几桌今天调班或者没等待开工的工友夹杂其中。老朋旧友,相约多天,终于成局,一起过来小酌几杯。喝痛快了,说痛快了,就到练歌房里扯开嗓子吼几声,虽然都不在调上,却能抖掉积存于心的寂寞和愁绪。

“星期天,我带你去三角地逛逛吧。”老师傅对最近有些失落的徒弟这样说。每天面对着荒凉戈壁、万里黄沙,大学生徒弟的新鲜劲儿一过,意志难免有些消沉。师傅并不着急,大漠里的石油人不都是这样过来的吗?来了又想走,想走又留住。等心留住了,这辈子里也就像那些胡杨树,长在戈壁了,去哪儿都不适应。

但大学毕业生到石油人的转变中,有一个“断奶”的过程,有阅历的师傅会把把三角地当成是断奶的辅助,带着徒弟到这里吃一碗手抓

饭,啃两把羊肉串,甚至也会鼓励徒弟喝两口白酒。在一片灯光的守护里,三角地风静沙息,像沙漠里的港湾,飘飞的思绪就安静下来了。

“等我休息了,我就带你去三角地看看。”丈夫对来队探亲的妻子这样说。在妻子回家前夕,丈夫无论如何都会带妻子去一趟三角地。妻子来队的这段时间,上班的丈夫仍然在大漠里早出晚归。当长长的思念经过几千公里的跋涉变成面对面的相聚时,夫妻仍然延续着聚少离多的日子。临别之际,夫妻二人冒着严寒,在三角地街头的光影里携手而行。

他们会在超市闲逛,然后找一家小吃店坐下来边吃边聊,让灯光柔柔地照进温馨的二人世界。这是大漠里的石油汉子要工作和生活一辈子的地方。

在三角地的周围,或远或近分散着星星点点的灯光。有的来自正在钻井的钻塔,有的来自正在抽油的井场。每一片灯火下边,都有一群石油人在忙碌。尽管已经是数九寒天、滴水成冰,三角地的夜晚仍会用不夜的灯光守候着他们。

陈 辉

那天下午,接到紧急通知,从夜晚到明天,大风降温。我就想,还有多大的风是清河油区这片临近大海的盐碱滩没有见过的。

一阵又一阵“呼呼”的声音,早早就把我从睡梦中惊醒,大风果真袭来。看着楼下粗大的柳树被狂风吹得东倒西歪,一根根枝杈彻底在大风中乱了分寸,随风甩动。

我没有诗兴,赶紧穿上棉袄,在清河,随时应对天气变化,保护自己的身体健康,是我们这些石油人工作生活的基本技能。

邻居有了响动。我出了门,看见作业监督刘军已经穿上了红色棉工衣。他的工作是在原野的作业施工现场,负责作业施工的全过程质量监督。可以想象,大风中站立在一望无际的原野中,要高度负责地盯在现场,防寒需要准备充分。

出于长期对作业监督的现场采访和了解,我知道他们工作非常辛苦。“老刘,戴棉手套,不然很冷。”我提醒。

老刘看着我,掏出一支烟:“来,陪我抽一支,到了施工现场,就不能抽烟了。”两个小时以后,风速减小,我赶紧往井站间各个工作岗位,采访战斗在一线

的采油员工。看着一个个熟悉或陌生的面孔,在刚刚过去的大风里,他们坚守自己的岗位,坚持巡井巡线,我知道,这是一种平凡的伟大,是石油人质朴的敬业精神。

“量油数据一定要准确无误,巡井时多注意检查井口流程,发现滴漏情况,要立刻整改。”在某井场的采油树旁,负责技术管理的年轻工程师谢田维边交代工作边戴上手套,拿起专业管钳,自己动手紧固卡箍螺丝。我拍下这一情景,在风中、在井场,大家都在各自的岗位上埋头苦干。

我想到了刘军。匆匆赶往他负责的施工现场,看见他在起出井的油管前,一根根检查油管的丝扣,一会儿蹲下,一会儿站起来。一百多根油管,他就要蹲下来一百多次,同时要一丝不苟地检查并记录发现的问题。当我把摄像机对准他时,他摆摆手说:“别拍了,这是我的基本工作,应该做的事。”

我心头一热,最朴实的话语往往最能打动人心。我们身边的石油人就是在这样看似普通的工作中闪光。记录下他们的足迹,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。

三十多年了,从来到清河会战,一年四季总是刮不完的风,清河的石油人习惯了在风的世界里生存,也习惯了在风的环境中迎接挑战,战胜困难。



鹤恋

付建智 摄